

# A Chant of Life

●翁凯旋

在艺术的目的从内心走向外部的今天，在艺术家的心灵难以被真诚所感动而被观念所驱驶的当下，很多艺术作品已丧失了令旁观者产生共鸣的号召力。老实说，我是非常厌恶那些动辄以“观念”投机实则什么也没有的作品。这自然与我的个人偏好有关，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没有“与时俱进”的人，因而近年来不少展览和作品总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然而观沈娜近作，却让人有了一点意外的兴奋，这种兴奋可能来自于在较长期以来视觉语言呈现出紊乱的情况下，她能将形式语言的重组与其所力图表达的意旨有机地结合起来，来完成一种与受众的交流所产生的共鸣，传达出她对艺术的“个人化的理解”，给人以清新的、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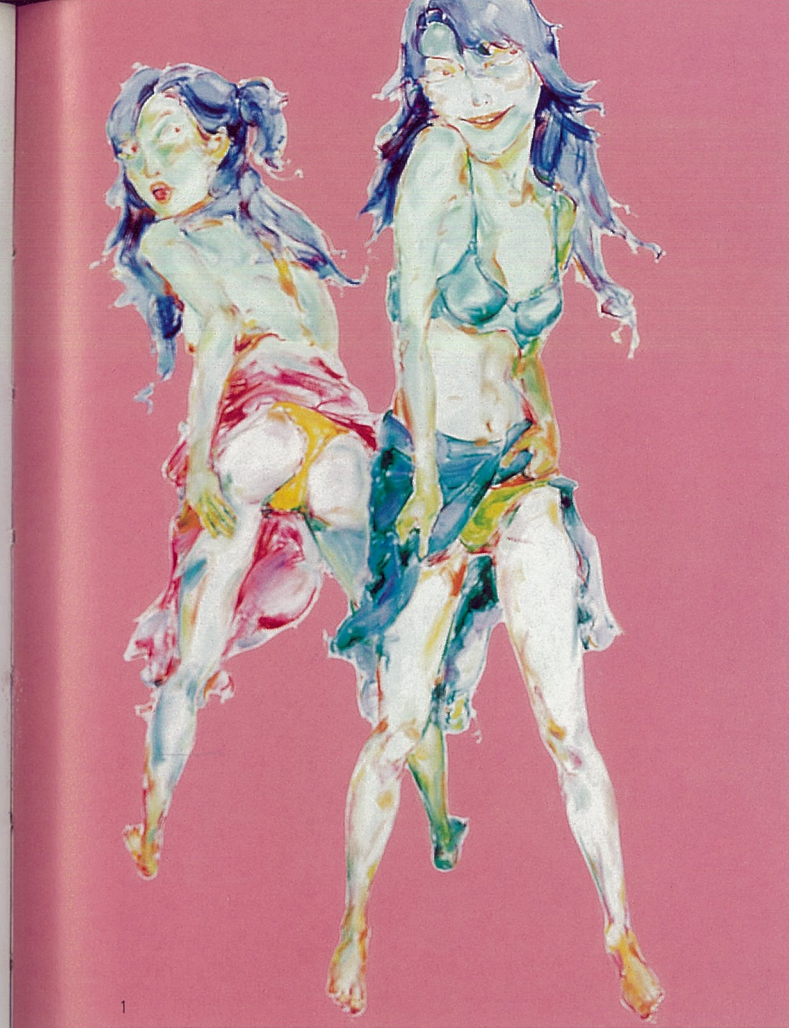
沈娜不属于“观念”一类，甚至也不怎么“前卫”，特殊的经历使她必然打上“学院派”的烙印。但她又并非一个守旧的“学院派”，她深知当代性对艺术创作的重要。但她所理解的当代性是源自于当代人的内心感受和当代人精神世界中那种真实的依赖和人性的需求。

作为一个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沈娜显然要单纯得多，与其他一些更有“谋略”的同学或艺术家不一样。她并不挖空心思地去寻求“怪异”、“陌生”，或以贩卖中国文化和土特产为其捷径，而是仍然潜心于油画语言的探索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右手》系列是沈娜近半年的劳作，其图式具有某种流行的色彩，其内容也散发出一种与她年龄和时代相符的“青春”味。画中多以相互依偎、

亲密、纠缠的女子形象为主题，其指向是明确的，但她不又画出确定的场景，而是将人物置于一大片平涂的、刺眼的、虚拟的空间中凸显当代社会中青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以渲染作品的表现性。沈娜将这种普通、平常而少有人关注的主题引入当代语境中加以演绎和诠释，这使她的作品保持了一种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同时又赋予了视觉更多的隐喻性和可读性，表达出她特有的审美情趣及个性化倾向。

文化使人类文明开化，却也给人带来种种规制、戒律、缠节和虚伪，掩盖了人的生命本质。《右手》系列追求和探索当代青年的内心世界，在深层次上体验生命的真实和对自由、本性的向往，表现出对生命之乐的追求和对人性的个人化认知。

沈娜在探寻当代人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时，不是停留在“形而上”，而是落实在形式语言的表现中。画中人物、色彩、语言本身虽不是创作的终点，但却是体验、感觉、观念等信息的载体。由于沈娜扎实的功底，以及她对画面的驾驭能力，挥洒自如的表现，使得这个载体更加充实、多彩、耐人寻味。她的这些将表达意旨与形式语言充分结合，并融入自己个性气质的画作，无疑显示了油画艺术在图像充斥和泛滥的信息时代仍有其独特的魅力。



1



2

## 现在主义

——与欲望签约

●张奇开

# Presentism—A Contract with Desire

近日，“欲望”一词被艺术界频繁使用，为了严正视听，翻开词典找到“欲望”词条：想得到某种东西或想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

词典必定是词典，它的解释真使人无话可说。不过，词典并非法律，对词的偏离使用，是个人的权利；然而，假设把“欲望”放进艺术中去发酵，也许更便于我们的视觉理解。

炎热的夏天，午后，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除了窗户那一面需要留出光线，其他墙体都被蒙上亚麻布的画框霸占着。不急，靠近空调的地方清醒一下头脑再看，满屋五颜六色的艺术都是这“欲望”二字。

欲望也是类型化的，细分起来它的出发点也各异，有些来自身体，有些来自心灵，有些来自意志，有些来自情感。这些渗漏在红红绿绿的画面上的欲望，却是来自各种渠道。而创作这些作品的沈娜也就是这个画室中视觉欲望的制造者。

沈娜是一位有实力的艺术家——尽管她的生命从1979年才开始，而且现在还只是四川美术学院二年级研究生。

她的实力在于：她掌握了坚实而优美的造型能力，这几乎是四川油画精英们聊以自慰的伟大传承，不同的是她丢弃了先师们的苦涩、凝重和指点江山的姿势；内容上她似乎在披露女性的一点“隐私”。而且和她的先辈相比她算极其“好色”，除了每幅画的背景是用鲜艳的色彩平涂以外，人物也是用张扬的颜色构成，连中国人黑色的眼珠、眉毛和头发都一概而论地诉诸彩色。

沈娜与她同代人的画免不了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总是惯于施展把画面背景处理成二维平面，再把主体描绘成三维性的这种伎俩。2+3=5，在虚构的五维空间中存在也许就是这代人最美妙的理想。

《右手》系列是沈娜近期偏重的题材，在她的画面上，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过男人。这或许是精神上的某种幼女情结——本能地排斥异性。不成熟女性由于有限而又准确的直觉经验，在她们的观念世界中已经建立了如此戒律：男性是不洁的、粗鄙的、野蛮的、外露的、多变的、失信的、不可接近的。她们想象中的文化

图腾就是女孩之间的无性游戏，和QQ境遇中的虚拟爱慕别无二致。这就是一代一代人的累积差别效应，由艺术家表现出来就是他们绝对漠视至后现代为止的所有主义为他们留下的愤怒枷锁，只乐意与之为伍的是画商、经纪人、收藏家和拍卖行，他们一落笔就和市场有一种亲缘上的关系。因此，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就是“现在主义”最言简意赅的诠释。

一位有社会良知的朋友激情满怀地说，今天的艺术家已经堕落了，他们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出卖而艺术，所以我们的时代再也产生不了凡高！

这本身已经是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但有一点还值得询问：你的意思是，我们的时代产生不了凡高的精神还是凡高的艺术？

其实两者都不需要，凡高毕竟是一个世纪前的孤胆英雄，他已经没有“现在性”意义。而今天，只要不是业余，一切职业艺术家的作品都应该出卖。何况当年的凡高也期盼着自己的艺术能够换来面包和画布。是命运背叛了他的夙愿。

问坐在对面的沈娜：你愿意成为凡高吗？

沈娜说：凡高方式只是艺术家中的一种，我愿意成为我自己！

年轻一代势必这样回答。他们已经彻底坚信艺术是为他们而存在，而不会反过来他们为艺术而存在，更不会为了他们死去后的艺术而存在。这印证了海明威站在美洲新大陆说的那句名言：钟为你而鸣。相信沈娜也会相信这句话。

她以及她的大多数同代人，再也不会像基督教时代那样和上帝签约，像皇权时代那样和专制签约，像启蒙时代那样和社会签约，也不会像革命时代那样和人民签约，或者像凡高时代那样和艺术签约；他们只和生命签约，和欲望签约，和画廊签约。沈娜的画面就是这个契约最好的注解：不怀念过去，也不向往未来，只重视现在的瞬间。

然后，谁也不敢说，用欲望和生命挤压出来的记录不是一种有价成果。

1、右手 No.11 油画 沈娜  
2、右手 No.14 油画 沈娜